

社論

美總統詹遜迷途失路

古之春秋禹褒貶別善惡，今之報界執筆者亦有能本此

旨，直率批評一切是非善惡，頗習聲學而偏觀「立言但論」是，不論異同，是，則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

證之矣。軍年來在南越之泥足愈陷愈深，時至今日，惟有固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而已哉，雖千百年

同建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後覺，不可附和雷同也」，政治自己負責執行任務，以完成美國之期望，此為詹遜總

吾人取本此意旨以批評美國進攻南越，因美國之兵源有限，抵抗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太平洋方面之防守在於海洋，而不是在於亞洲之大陸，

人為之操場開，倘者共黨得志於南越，將召昌滅更烈，勢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統之唯一出路，此一種建議之意見，是否正確，暫且勿論，抵拒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國絕對不能在亞洲大陸用兵而可以獲勝，因美國之兵源有

限而亞洲之人力無窮，若然如此用兵，實犯兵家之大忌，

是，不論異同，是，則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

證之矣。軍年來在南越之泥足愈陷愈深，時至今日，惟有固

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而已哉，雖千百年

同建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後覺，不可附和雷同也」，政治自己負責執行任務，以完成美國之期望，此為詹遜總

吾人取本此意旨以批評美國進攻南越，因美國之兵源有限，抵抗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統之唯一出路，此一種建議之意見，是否正確，暫且勿論，抵拒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國絕對不能在亞洲大陸用兵而可以獲勝，因美國之兵源有

限而亞洲之人力無窮，若然如此用兵，實犯兵家之大忌，

是，不論異同，是，則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

證之矣。軍年來在南越之泥足愈陷愈深，時至今日，惟有固

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而已哉，雖千百年

同建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後覺，不可附和雷同也」，政治自己負責執行任務，以完成美國之期望，此為詹遜總

吾人取本此意旨以批評美國進攻南越，因美國之兵源有限，抵抗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統之唯一出路，此一種建議之意見，是否正確，暫且勿論，抵拒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國絕對不能在亞洲大陸用兵而可以獲勝，因美國之兵源有

限而亞洲之人力無窮，若然如此用兵，實犯兵家之大忌，

是，不論異同，是，則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

證之矣。軍年來在南越之泥足愈陷愈深，時至今日，惟有固

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而已哉，雖千百年

同建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後覺，不可附和雷同也」，政治自己負責執行任務，以完成美國之期望，此為詹遜總

吾人取本此意旨以批評美國進攻南越，因美國之兵源有限，抵抗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國絕對不能在亞洲大陸用兵而可以獲勝，因美國之兵源有

限而亞洲之人力無窮，若然如此用兵，實犯兵家之大忌，

是，不論異同，是，則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

證之矣。軍年來在南越之泥足愈陷愈深，時至今日，惟有固

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而已哉，雖千百年

同建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後覺，不可附和雷同也」，政治自己負責執行任務，以完成美國之期望，此為詹遜總

吾人取本此意旨以批評美國進攻南越，因美國之兵源有限，抵抗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國絕對不能在亞洲大陸用兵而可以獲勝，因美國之兵源有

限而亞洲之人力無窮，若然如此用兵，實犯兵家之大忌，

是，不論異同，是，則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

證之矣。軍年來在南越之泥足愈陷愈深，時至今日，惟有固

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而已哉，雖千百年

同建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後覺，不可附和雷同也」，政治自己負責執行任務，以完成美國之期望，此為詹遜總

吾人取本此意旨以批評美國進攻南越，因美國之兵源有限，抵抗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

國絕對不能在亞洲大陸用兵而可以獲勝，因美國之兵源有

限而亞洲之人力無窮，若然如此用兵，實犯兵家之大忌，

是，不論異同，是，則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

證之矣。軍年來在南越之泥足愈陷愈深，時至今日，惟有固

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而已哉，雖千百年

同建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後覺，不可附和雷同也」，政治自己負責執行任務，以完成美國之期望，此為詹遜總

吾人取本此意旨以批評美國進攻南越，因美國之兵源有限，抵抗共黨侵佔南越，保障自由民主以及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界之眼力遠大而敢言者亦坦白指出詹遜總對

於越南作戰之錯誤，認為他走差路，不祇入了迷途而且

他祇求達此目的，竟不惜用大兵進入亞洲之陸地，是謂之

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鑄成大錯，迄今尚不知更改，甚有

必威有美國本身之安全，此種見解殊屬差誤，須知美國在

之與猶猶有異者也，今之詹遜總失路耶，迷途耶，若迷

途而未遠，則今是而非，則可以改矣，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詹遜莫為君子乎